

T 695/2911(6)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RINROKAKU

JAN 14 1969

春秋說約卷之九

襄公

名午成公子簡王
十四年四歲即位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薛人圍宋彭城

楚已取彭城封魚石矣。而繫之宋者，不與楚取魚受也。晉悼初政勵精，韓厥當國善謀，重以楚黨逆臣為惡，故冬會虛村，春圍彭城。北方積衰之勢，乃復振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

次于鄆

晉已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以討其從楚結叛之罪。名正言順，斯為義舉。其命將止用韓厥帥師，已足當鄭，故不欲重勤諸侯，而使五國之兵次于鄆，所以防楚之救，舉止安閑，廟算無遺，無忝乃

祖矣。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為救鄭也。因以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為襄公新立禮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營來聘

為襄公新立禮也。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楚命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襄公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賁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鄭固有罪。乘鄭喪而伐之。非義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于戚

為謀鄭故。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僑如弟聘宋。通嗣君也。此叔氏復出。將以漸于政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鄭方堅于從楚。獻子請城虎牢以偏之。所以扼鄭之吭。而使之不得南向也。攘楚服鄭。實關天下之大計。故不書城鄭虎牢。况晉已取之。非復鄭之所有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自鄢陵之敗。楚勢稍屈。故特伐吳以張其勢。然內與晉讐。外結吳怨。此共王所以不競也。

公如晉

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長樗。晉近城之地。悼公不于國都而盟于城外。示謙也。若不敢使魯君就己。而已出城以相就。故特

書以美之。

公至自晉

本為朝晉。盟為後事。故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諸侯不敢盟天子之臣。雞澤之盟。單子與焉者何也。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焉。晉悼志在尊周攘外。合諸侯同心。病楚而鄭又背楚而來同盟。故書同。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知鄭伯受盟。欲求成于晉。而來後時。故曰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袁僑大夫也。故命大夫更及袁僑盟。晉不屈也。僑不抗尊。其禮安而分明。亦足見悼公處置之當。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猶事楚。故伐之。

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工歌文王。俱不拜。歌鹿鳴乃拜。時謂之知禮。可為秉禮之邦矣。光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成公妾。襄公母。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朝晉也。

陳人圍頓

前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人畏楚不敢討。今陳從晉。而頓為楚間。故圍之。著晉與而楚誑也。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通嗣君也。魯鄭自輸平來盟以後。至是始通聘問。足見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鄆小國也。為莒患。而求為魯之附庸。故書曰。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言比諸之魯大夫也。非正也。交之。譏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傳謂吳子使壽越于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前公子申與壬夫皆以貪見殺。楚猶有政也。但用刑太過。故以累上書。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會吳且命戍陳也。此吳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若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稱國。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助陳以拒楚也。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

世子光救陳

救之義也。既戍陳而又救陳，陳自不可背晉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子宿嗣。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以魯睦于晉
賴魯為庇也。

莒人滅鄆

莒滅鄆而不
問罪晉也。

冬叔孫豹如邾

傳謂四年魯救鄆侵邾。敗
于狐駘。至是往聘修平。

季孫宿如晉

前晉以鄆屬魯。而莒滅之。晉人以鄆故來討。季武
子如晉見。且聽命。然晉不討莒而責魯。亦偏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

春邾子來朝

始來
朝也。

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

啟蟄而郊。四月譏非時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季氏邑也。武子專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故書以著世官之非。由是公室卑而大夫專。大夫弱而家臣叛。固有自也。

秋季孫宿如衛

衛使公孫剽來聘。今七年矣。如衛所以報。且辭緩報。特書以非貳也。

八月螽

記災也。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拜武子緩報之言也。因尋孫桓子之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伐陳而未得志。今復大兵圍之。陳不堪。故鄆之會。陳侯逃歸。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鄆

為救陳也。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悼公會諸侯遷延鄭地。是有畏楚之心。而不能急救陳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公子駢弒也。書卒。見鄭無臣子也。

陳侯逃歸

傳謂陳人患楚。慶虎慶寅使公子黃往楚。約楚人執之。因告陳侯于會。逼其歸以圖社稷也。故陳侯

逃歸。前晉戍陳。而又救之。于陳無負矣。陳于此時不能固守。聽命諸侯。以謀禦敵之策。而為此匹夫之行。故書逃以鄙之。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朝晉。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蔡楚之與國。鄭侵蔡。將以求媚于晉。然無故而侵其與國。必挑楚之怒。傳謂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此子產所以獨憂。不旋踵致楚之師。遂絕晉而平楚。故稱人以惡之。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命朝聘之數也。時襄公與宿在晉。而宿與會。晉不敢重煩諸侯也。鄭伯來獻捷。故晉悼偕行。其四國不稱大夫。而稱人者。不以大夫敵盟主也。況此為命定朝聘之數。與國皆敵體。惟大夫可行命令。故令大夫聽命。正以尊諸侯也。不細論事體。動以大夫擅權非之。恐春秋無此意。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鄙田界于魯。故伐我以正之。夫莒滅郟。而魯不敢爭。伯主不討。所以肆伐而無忌憚也。

秋九月大雩

志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其侵蔡也。子展欲待晉。子駟欲從楚。夫鄭介二大。若能任賢明政。以禮自守。何畏于楚。乃無故侵蔡。以怒楚。遂至楚來加兵。不從則力不敵。從則晉師又至。欲安其國得乎。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

強者而庇民焉。子駟志固在從楚矣。

晉侯使士匄來聘

士匄范宣子拜公之辱且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季武子賦彤弓宣子以衡雍之受不忘先君之功彤弓之藏克承守官之命于是以宣子為知禮。

九年

春宋災

火災也來告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母淫于僑如故徙居東宮而幽以死。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楚公子貞伐鄭。鄭服楚，故伐之。鄭人恐，乃行成。晉欲待楚救而與之戰。知武子不欲戰而許之盟。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于善陣之法，以佐悼公。每于楚師而不與之戰，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鄭子駟又與楚平。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謀楚也。蓋以鄭之同盟而復叛者，楚偪之也。楚兵不出，則鄭可安。故晉數會吳，以示晉已得吳。吳將援晉而掎楚，楚謀出兵，必懼吳襲其後。然後可以服鄭。鄭得以從晉而無楚患矣。此即齊桓遠結江黃之遺知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遂滅者，因柤會之辭也。滅偃陽，過也。然偃陽楚之與國，與柤地乃吳入北方之要衝。悼公會吳于柤，蓋謀滅偃陽以通吳也。與桓之滅潭滅遂，皆功不掩過矣。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以宋受偏陽故也。

晉師伐秦

去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至是乃伐之。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屢乘間加兵。無忌憚甚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一

齊世子序滕薛上。主會者為之。非正也。為楚鄭伐宋。故晉會諸侯伐鄭。鄭不服。于是成虎牢。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城虎牢不繫鄭。為天下城之也。此繫之鄭者。見為鄭成也。于是鄭平。書楚救鄭者。蓋鄭為晉楚所爭。楚伐則晉救。晉伐則楚救。且見楚雖救而終失鄭也。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統于君分于甸丘邑出師則命將統之季氏擅權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故曰作此魯兵權下移而魯民不屬於公矣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子展素欲從晉故以侵致諸侯之來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必致死于楚楚弗能敵而後可以固從晉也此子產之謀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為鄭侵宋也。擣虛以救宋亦以虎牢有戍兵易為聲援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鄭懼乃來行成故曰同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鄭已同盟于亳城北。又背盟從楚伐宋。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三駕之三

再書會于蕭魚。美晉侯之功也。蓋鄭又服而請會也。夫悼公之服鄭。有道信鄭不疑。推至誠以待之。鄭欲從晉而無奈楚之強而未果也。今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則足以攘外矣。由是禮鄭囚而歸焉。

公至自會

納斥侯。禁侵掠。使鄭不肯晉者二十四年。則可以安內矣。信義著而人服。城濮之績。何多讓焉。

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至得鄭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使行人告絕楚也。楚人怒而執之。適張楚之虐。而昭鄭之誠。故書執行人以罪楚楚。自是不敢復出。而悼公之能屈楚于此可見矣。

冬秦人伐晉

為楚伐晉。報去年之役也。秦晉戰于櫟。為秦所敗。畧而不書。不與秦之為楚也。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莒小國也。間歲伐我。魯弱可知矣。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救台。受命也。鄆。莒邑。入鄆。非受命也。大夫無遂事。書遂入鄆。惡季氏之專權。取邑以自廣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持勝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報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

朝晉也。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郟

郟近魯小國。書法與成六年取鄆同。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為備齊也。傳謂臧武仲請俟農畢禮也。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

孫萬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書會吳于向。則就吳以會。傳謂為吳謀楚。究竟晉有求于吳。而託為謀楚之辭也。凡卿使則大夫為介。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也。叔老為介。亦列于會。晉魯俱失之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蔓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報十年敗櫟之役也。晉合十三國之卿大夫帥重兵以壓境。文公之伯。前未有此。乃師出無律。將各異心。是則多之為害耳。况春夏興師。煩擾列國。而晉侯待于境上。不身親節制。是以致諸臣之專恣。而伯業其將衰矣。

己未衛侯出奔齊

以自出為文。不與孫林父甯殖之逐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之役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康即位。欲修先君之怨。謂不得志于北。吳實為梗。故置宋鄭而伐吳。吳師不出而還。楚輕之而弗傲。吳人擊之。敗楚。獲楚公子宜穀。

冬季孫宿會晉士甸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

邾人于戚

謀定剽也。晉悼用師。衛衍常從。今為逆臣所逐。當會諸侯。納還衛君。而誅孫甯。斯盟主之義也。乃反與賊臣在會。而為謀以定其位。此中行獻子之謀也。賢如悼公。奚聽其言。而取惡于春秋哉。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傳謂向戌來聘。報二年豹之聘。且尋十一年亳之盟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于是知向戌之賢也。劉魯城外近地。聘而遂盟。則為非禮。公降尊盟于都外。以諸侯之禮待鄰國大夫。尤失禮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天子不親逆。娶則三公逆之。劉夏士也。微者逆之。非禮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救成至遇。不敢至成。畏齊也。齊自鞍戰之後。不至魯者三十餘年。畏晉故也。于是來伐。晉悼衰矣。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不能救成。成郛見壞。故城之。此孟孫之邑。而叔季城之。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堅其郛。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益竊國柄。故齊與邾莒交伐其國。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悼公之伯。亞于桓文。平公嗣其餘烈。猶見于祝柯。澶淵之盟。自是而晉日替矣。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平公初立。急欲合諸侯。故速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前悼公將為魯討邾莒。未果而卒。平公初立。欲成父志。兼虞諸侯。有異志。故為是會。然握權立信。當慎厥初。乃諸侯會而大夫盟。信與權皆在大夫矣。故特書曰大夫盟。無君也。以著平公之失政。由是三桓逐魯。六卿分晉。其所由來者漸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諸侯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

齊侯伐我北鄙

齊自柯陵會後。國勢益強。雖從晉會盟。然不自出。但使大夫命世子。與諸侯抗禮。蓋有輕諸侯之心也。今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欲棄楚。請遷于晉。既而不果。故晉伐之。用兵則主兵者為首。至大夫主兵。則不序諸侯之上。此又君臣之分也。故此荀偃主兵。而書會鄭伯。宋稱人。微者。故序于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屢師伐魯。欲致晉來戰。其志在于爭伯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傳謂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夫魯不能內修其政。以禦齊。而乞憐于晉。亦哀矣。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

此宋人伐陳以撓楚也春秋貴之。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前石買越境田獵飲馬毀瓶遺曹人之辱乃不能自反而挾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特書以惡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三年內加兵于魯者四。今君臣異道而進魯三家束手無策齊誠可惡而三家無能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暴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

冬邾人伐我南鄙

乘齊之圍報執之役也。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不言朝不能行朝禮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為伐曹故也。買則有罪。因其使而執非禮也。故書執衛行人。

秋齊師伐我北鄙

四年中六伐鄙。四圍邑。又縱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殘暴。未有若此之甚。是以動天下之兵。幾至亡國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靈背盟。歲加兵于魯。晉合諸侯以問。憑陵魯國之罪。從衆欲而出師。非為私也。故書同圍。此聖人特筆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問鄭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迄無成功。黷武而已矣。此蕭魚之後第一伐鄭也。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即前同圍齊之諸侯。故不序。盟辭曰大毋
侵小。以其有討罪之義。故于此無譏焉。

晉人執邾子

以其伐我故。執當其罪。曷以人晉。執其君
以劫其地。得其地。乃舍之。則非伯討也。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鄆水

以晉命取田于邾。自鄆
水為界也。書取罪內也。

季孫宿如晉

傳謂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
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
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
豈惟敝邑。賦六月。夫武子如晉。謝討齊。且取邾
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林父帥師伐齊

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衎。奔于齊。故獨伐齊。林父
逐君。伯主所當討。而與之會伐。則晉平伯業可
知矣。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背殯帥師。或乘喪伐人者多矣。而士匄奉命出征。既至齊地。乃聞喪而還禮也。故詳書以善之。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高厚嘗帥師伐我。晉新行義于齊。齊侯始之。而欲親晉。故歸罪于高厚。所以崔杼擅權而殺高厚。書曰齊殺者。由于莊公之意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傳謂盜殺鄭三卿于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專政。子展于西因殺之。而分其室。不正其罪。而私利其有。故稱國以移。而不去其官。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備齊難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懼齊而援晉之權臣以自固。非禮也。政在大夫。故專相為會。

城武城

備齊也。非本務也。使民饑而散。孰與守之。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莒邑。莒數伐魯。督揚之盟。諸侯和解之。故二國其盟以結好。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成也。齊以晉師不伐其喪。故感而服之。齊之無道。圍之而不服。以士匄聞喪而還師。遂來會于澶淵。可見德義自足服人而專尚威力者。抑何悖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執君取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也。

春秋說約

襄

二十七

燠庚樓

蔡殺其大夫公子變蔡公子履出奔楚

變欲去楚之晉而殺之。稱國殺非其罪也。履為變母弟。不同志而奔楚。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稱弟明親也。君一國而不能容一弟。罪也。兄弟無去國之義。弟而去國。亦罪也。

叔老如齊

初聘于齊。繼好息民。禮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戌之聘也。交好鄰國。以尋舊好也。

二十有一年

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濼聞丘來奔

漆閭丘。二邑也。庶其。邾婁大夫也。來奔。以邑叛也。不言叛。為內諱也。受叛非禮。故諱以示譏。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母欒初與老州賓通其母諸盈于范宣子而逐之。奔楚將挾以復歸也。違適讐國無君之罪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錮欒盈也。盈以權門私怨。平公會諸侯欲使盈無所容。故盈發憤卒為禍亂。書以著晉之非禮。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復錮欒氏也。欒氏世有功于晉。今盈以私怨出奔。非得罪于國。何其搏執之如此。其極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錮。楚子尚止之。其賢于商任沙隨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稱國殺。非其罪也。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夏邾畀我來奔

庶其之黨。同有叛君之罪。來奔。書惡納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慶寅

道陳侯背晉即楚。諸母弟黃奔楚。皆二慶也。故書名。夫黃之奔楚。為愬二慶。楚屈建舉兵圍陳。陳人

偏于兵殺二慶以說楚。故不以討賊之辭書。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姦宄誅而淑善遂。故陳討二慶而公子黃返也。自此當國用事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盈之私邑。今盈帥曲沃之師以入晉。故曰復入于晉。及兵敗仍入于曲沃也。朱子謂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徒疾之。使無所容。則必為悖逆爭鬪之事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意在伐晉。伐衛以先之。故曰遂伐晉。取朝歌。乃還于欒。盈入晉後伐之。則為納盈可知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不救則懼晉討。救則懼齊強。次而救。匿其救之形。救而次。宣其救之聲也。總之。遲回觀望。非能救者也。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魯卿。自季孫宿廢長立幼。于是家臣效尤。豐點者。孟氏之御也。廢秩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托廢立以擅權。而三桓由是微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孟氏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怒，命攻臧氏。紇乃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宿自亂嫡庶，復亂孟氏之嫡庶。又蔽罪臧紇而逐之。紇固有罪，宿之恣睢不度亦甚矣。

晉人殺欒盈

稱人以殺，從討賊辭也。不言其大夫以出奔楚，當絕也。士句誅盈而盡殲其族，晉權皆歸士句矣。

齊侯襲莒

掩其不備曰襲。盜賊之為也。書爵，所以賤之也。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傳謂穆叔如晉。范宣子自矜世祿為不朽。穆叔乃對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祏，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穆叔意以文仲立言，猶非第一義，況世祿乎，甚有軒輊。

仲孫羯帥師侵齊

仲孫速子孟孝伯也。前齊伐晉，救之而師次無功，懼晉之疑，故侵齊以示為晉報也。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莊襄莒身傷臣獲未得其志故雖與莒平而復伐之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將以伐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無事而煩擾書以示譏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加楚子于上雖曰主兵惡三國也鄭感蕭魚之誠信固不肯背晉即楚且子產用事有備而楚亦無功矣楚本伐鄭以救齊不書救齊不與楚人之救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以二慶之
黨見逐故。

叔孫豹如京師

傳謂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郊，王城也。

大饑

五穀不升。
為大饑。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西鄙

報孝伯
之師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莊宣淫，崔杼之妻因以弑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為報朝歌之役也。晉侯當會夷儀。既聞莊公被弑，于是討齊弑逆之賊，以定其君，則無忝方伯之職矣。乃貪其賂而受之，是以見惡于春秋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去秋楚以三國伐鄭。今復會夷儀。鄭慮楚復來。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傳謂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人公宮。子產入數俘而出。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有禮也。故春秋于此無貶辭。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即會夷儀之諸侯也。晉侯受齊賂而許其成。故有此盟。

公至自會

著黨惡附
姦之罪。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衍蔑其冢。卿失國出奔。不為無罪。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未絕。故書爵而不名。與鄭伯空之篡立者異。故突書名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著其殘暴
小國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再伐陳未服也。陳之叛晉，即楚。晉人置而不問，鄭從晉已久，今不藉衆力，能一歲再出師伐陳，以旄服將車，晉人問陳之罪，則叙鄭有功于陳，而陳背之。見征伐有名。晉又詰其戎服，則叙文公城濮之命。見戎服有自。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巢，楚屬國。吳子伐楚，至巢，巢人誘之，吳子果親門焉，見射而卒。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衛既以剽為君矣，甯喜弒之，罪安可末減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獻公奔齊，逐由林父，喜乃弒剽以納獻公，故林父懼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書歸，易辭也。喜弒剽，則其歸不難。書復歸，其位未絕也。書名著其不足為君而罪之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臣也。衛人代戚殺晉戍三百人。晉不自反。乃謀報衛。故使荀吳來聘以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宵宋人曹人于澶淵

以討衛也。晉平受林父之譖而止獻公。囚甯喜取衛田。以益林父。其所為悖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宋聽寺人伊戾而殺世子。故稱君甚之也。後知世子無罪。僅烹一伊戾。亦何益哉。

晉人執衛甯喜

因林父譖而執。非伯討也。故稱人以貶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蕭魚而後。楚三伐鄭。而鄭卒不背晉。即楚者。感晉悼公之誠。而不忍背也。且子產謀國。知晉楚將平。諸侯將和。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蓋窺見小人之性也。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通景公嗣位也。始來通好。書以美之。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奩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傳謂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許之。又如楚楚亦許之。故有此盟。事非不美。但不知請命京師。馳告晉楚。各率其與國。朝王而受命。然後盟焉。則兵可弭矣。今仰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列國。豈非罪人乎。

衛殺其大夫甯喜

不以討罪殺。故以累上書。

衛侯之弟鮒出奔晉

爲殺甯喜也。衛侯之入。喜要鮒約。不從。公怒鮒。不得已而與約。鮒病失言。遂出奔晉。織約于邯鄲。終身不言衛鮒之去。合乎春秋。故以弟書。罪衛侯不能弟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一事再見也。兩書宋爲地主以首禍罪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時燠也。記災異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為討甯氏之黨也。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來朝

邾益微弱乃來朝。

秋八月大雩

旱也。

仲孫羯如晉

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莊公幸臣盧蒲癸。王何殺慶舍逐慶封而戮崔杼故慶封來奔。魯受之。是召亂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也。舉魯以見列國之君。同旅朝于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聖人傷之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閔公為楚所制而書。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術卒

閔弒吳子餘祭

傳謂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閔以刀弒之。是亦邇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杞。晉平公母族也。會十一國之大夫。城杞。罪其私也。豈不時能無攜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范獻子來為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杞子來盟以要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能以禮來聘。故書子以進之。札實公子。不書。子者其禮未同于上國。故史不書氏。以札是卿。故書其名耳。于是季札觀周樂。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南燕在鄭衛之間。北燕在晉之北。姬姓也。

冬仲孫羯如晉

報范叔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通嗣君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傳謂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因弑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災火也。姬之舍火。姬守保母不在。宵不下堂之訓。遂逮于火而死。書以賢之。

天王殺其弟佖夫

稱弟罪王也。

王子瑕奔晉

為殺佖夫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使卿會葬。賢其為災而死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書鄭人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為宋災故。謀歸宋財也。恤鄰之誼。夫豈不當。但蔡般弑君。天下大變。而不謀討。于宋之災。糾合十二國之大夫。而謀歸其財乎。以著矜小惠而忘大義也。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朝楚好其高。歸而作之故名。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襄公太子。公未葬。故稱名。

己亥仲孫羯卒

孟孝伯也。子饒嗣。是為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